

川海文心

春来观古品笋趣

■邱俊霖

唐朝诗人白居易爱吃春笋,至于怎么吃,他颇有心得:将笋放到蒸米的锅中与米饭一起蒸熟,让春笋的清香与米饭融为一体。吃过笋后,白居易还劝朋友:“且食勿踟蹰,南风吹作竹。”(《食笋》)这么好的人间美味,该吃的时候不要犹豫,晚了可就吃不上了啊!

为了能够时常吃上鲜笋,古人也是想尽办法。宋代僧人赞宁专门编著了一部《笋谱》,里面记载了一个“生藏法”:用大陶缸将新笋扣住,并以湿泥封住缸沿缝隙,通过隔绝日光与暖风,可以延缓笋头的生长期。等到鲜笋生长时节过了,人们依然可以享受到美味的鲜笋。

宋代苏轼是个著名的“吃货”,被贬黄州时,他曾写过一篇《猪肉颂》,记载了猪肉的烹饪之法。相信在春天炖肉时,苏轼一定会加入春笋。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的苏轼刚到黄州时,便记录了他居住的寓所周围的环境,而且还乐观地提到:“长江绕郭知鱼美,好竹连山觉笋香。”(《初到黄州》)长江环抱着城郭便知道这地方盛产鱼鲜,周围的群山之中竹林遍布,仿佛站着便能闻到阵阵笋香。

想来明代吴承恩也一定是喜欢吃笋的,因为在《西游记》里便出现了很多次笋的身影。古人和现代人一样,也喜欢吃

泡辣笋。在辣椒还没有传入我国的时候,古人便用姜泡辣笋。唐僧师徒取经归来,在唐太宗办的宴会上,就有一道“姜辣笋”。此外,笋因为味道鲜美,还是熬汤的好食材,比如《红楼梦》中便提到过“酸笋鸡皮汤”和“火腿鲜笋汤”。

绍兴破塘的笋也很有名。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在绍兴城南曾有一座“天镜园”,园内湖泊与外界水路相通,每年春天,挖掘破塘笋的船只都要从这里借道经过。张岱任采笋人来往

自由,于是,每次满载而归的采笋人都投桃报李,总会选一只最好的大笋送给张岱。采笋人赠笋的方式颇为新奇:经过天镜园时并不多作停留,而是把大笋向水面一扔,高喊一声“捞笋”后即划桨轻驰。园丁听到招呼声,便划小船而出,此时采笋人多半不见了踪影,园丁只得将漂在湖面的大笋捞回。

张岱形容破塘笋形如象牙,如雪般白,像花藕般嫩,像蔗糖般甜。他认为好的笋子,只需要使用最简单的烹饪方

式,直接煮熟就好吃到无以言表。不过,每回吃笋的时候,张岱还是心中有愧:自己并没有付出什么劳动,却吃到了如此鲜美的春笋,实在是惭愧。

和张岱的白煮笋不同,清代知名“吃货”袁枚吃笋的讲究可不少。袁枚大概不太喜欢吃白煮笋,他觉得笋既可以搭配荤菜也可以搭配素菜,而且还提出了注意事项:“切葱之刀,不可以切笋。”不然,笋的鲜味就被破坏了。笋可以当作配料,比如制作鸡丁或者段鳝的

时候,可以加入笋丁或鲜笋。单独吃笋,花样也多,比如可以“取鲜笋加盐煮熟,上篮烘之”,制作成为笋脯。此外,袁枚还提到过一种“人参笋”,即将细笋制作如人参形,再加上蜜水的吃法。这种吃法在当时的扬州颇为流行,且价格不菲。

不过话说回来,竹子性喜暖,在中国南方长势喜人,可要到了秦岭淮河以北的地方,其长势便大打折扣。三国时期的《笑林》里有个“汉人煮箠”的段子,说的是汉中地区有个人到吴地去,吴人用笋来招待他。他不认识,这个吴人模糊地解释说:“这是竹子。”汉人觉得竹笋味道鲜美,回家后便拿着家中的竹席去煮,却怎么也煮不烂。于是他对妻子抱怨道:“吴人真狡猾啊,竟这么欺骗我。”这当然只是个夸张的故事,但也说明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,北方部分地区并没有广阔的竹林分布,不少人还真不能时常吃上笋。

当然了,也有一些人本就是不爱吃笋的,比如杜甫是一位资深“爱竹人士”,他还写过一首《咏春笋》:“无数春笋满林生,柴门密掩断行人。会须上番看成竹,客至从嗔不出迎。”春笋生满竹林,柴门和小路都被挡住了。即便如此,对那些踏着新笋来看竹林的人,杜甫也生气地不欢迎他们。想必如此爱护春笋的杜甫,是不愿意吃笋的。



烟火人家

挂在墙上的家庭“福袋”

■赵自力

小时候在老家,一进门的地方,父亲总要挂个布袋。

布袋不大,却像魔术师的帽子,总装着各种各样的东西。这对我 and 妹妹来说,绝对充满了吸引力。

放学回家,书包还在背上,就迫不及待地要看布袋。布袋挂得不高不矮,我和妹妹踮起脚刚好够得着。来不及搬把椅子垫脚,手就伸向布袋里去,总能摸出一些东西来,如一把花生或者几颗炒熟的板栗;运气好时,从里面还能摸出几颗糖来。遇到农忙时节,父母要赶着栽种或者收割庄稼,回来就会晚些。这时,布袋里往往会放着两颗煮熟的鸡蛋——父母担心我们饿

坏了肚子。

等我们认识一些字后,墙上的布袋里开始有了新的东西,如一些小纸片,上面写了简单的几句话。“锅里有馍,吃了上学”“出门记得把门锁好,钥匙放在老地方”,这些是最常见的。为抢时间,父母带干粮到田地里,不回家,把嘱咐的话写在纸条上。我和妹妹虽然识字不多,但也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我那时比较顽皮,也常常在纸条上回复一下,不会写的字就用拼音代替,现在想想挺有意思的。

布袋里也藏着时令密码,什么东西出来了一摸就知道。母亲总喜欢放吃的东西,如春天的苕干、夏天的野莓、秋天的山楂、冬天的野核桃等等。母亲爱花,有时也放些野

花在里面。花多半被妹妹拿去了,我对吃的和玩的更感兴趣些。父亲就不一样,他喜欢带一些激发我们兴趣的东西,然后藏在布袋里,一次次惊喜着我们的眼睛。比如河里的圆石头,带着各种颜色很好看,上面的图案还引人联想,别有一番意趣。有时父亲会很用心地做一把弹弓或者一把小木刀放在布袋里,这会使我这样的“猴孩子”开心地叫出声来。有一次从布袋里摸出一只浑身光滑的大青蛙,皮肤黄绿、眼睛鼓鼓,妹妹吓得要哭,我爱得要命。最过瘾的一次,我从布袋里摸出了一只小乌龟,每天捧着上学放学,后面跟着一帮想看乌龟、摸乌龟的“小跟班”,真是“风光无限”。可惜的是,那只小乌龟

有天趁我上体育课时,翻出书包不知道溜达到哪儿去了,再也没找到。

我和妹妹上初中时,那个布袋里往往放有一些书。那时我们一个星期从学校回家一次,到家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布袋里有什么书,然后贪婪地读起来。傍晚父亲回家,不管多忙都会陪我们读书,偶尔还要谈谈体会,因为那些书他已先睹为快了。我们三个人就着灯光看书时,两耳不闻窗外事,母亲常常笑着说我们是三条书虫。现在想想,和父亲一起读书,是多么幸福的事情。

我们参加工作后,老家修葺一新,进门的地方父母仍旧挂个布袋,好像不挂就少了点什么似的。布袋里装着母亲的药、父亲的火机,或者一些

小玩意儿。父亲仍旧喜欢带些稀奇的东西放进布袋里,只是我们没有像儿时那样去翻了。布袋往往鼓鼓囊囊的,隔断时间就得被母亲清理一下。如今偶尔回老家,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学着儿时的样子去摸墙上的布袋,看看有什么新奇的东西。这样做总会让我感觉像是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。有时摸到一小把零食,放在嘴里似乎还能嚼出儿时的味道来。

后来父母还搬过一次家,进门的墙上挂个布袋的习惯也一直保留着;布袋用破了再换个新的,那个位置没空过。我喜欢跟朋友们讲我家布袋的故事,并告诉他们,父母挂在墙上的布袋,也是我家装满幸运和温馨的“福袋”。